

安乐堂

高阳
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

014038666

I247.53

872

安乐堂

高阳
著



I247.53

872

上海三联书店



北航

C172614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乐堂 / 高阳著 .

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4.5

ISBN 978-7-5426-4503-6

I. ①安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8617 号

安乐堂

著 者 / 高阳

策 划 / 严搏非

责任编辑 / 黄 韬

特约编辑 / 李伟为

监 制 / 任中伟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版 次 /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0×1240 1/32

字 数 / 314 千字

印 张 / 12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4503-6/I.807

定 价 / 39.00 元



北航

C1726149

目 录

第一部

土木之变

1

第二部

南宫复辟

95

第三部

西苑遗恨

207

第一部

土木之变

第一章

大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六日，深夜。

明月高悬，天街如洗，有人策马急驰；到得长安右门，滚鞍下马，左手牵缰，右手的马鞭“刷刷”地往门上乱抽；即时有个“旗手卫”的“叉刀手”赶过来喝住：“你干什么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——”

话没有讲完，他自己停住了；因为他已看清楚，这个满头大汗、气喘如牛、衣衫破碎的中年汉子，原来是个太监。

“公公，”叉刀手问，“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？”

那太监喘息未定，无法答话；大门上的一扇小门，呀然而启，有个人厉声问道：“谁在这里胡闹！活得不耐烦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王将军，”叉刀手答说，“是里头的人。”

这个“王将军”的官衔叫做“坐更将军”，职司宿卫；他此时亦已看出来是个太监，便放缓了声音问：“你这位公公，半夜闯皇城，为什么？”

“有十万火急的大事，你让我进来！”说着，那太监从身上掏出一块铜牌，递了过去。

这块铜牌，其实是半块——右面的半块；左面的半块，归坐更将军保管。他将右半块接到手中细看，正面是半个“西”字；背面的数码是五十二；随即转身到值庐中，找到另外半块，两下一凑，严丝合缝，清清楚楚地显出一个完整的“西”字——这是太祖高皇帝颁留下来，特准出入宫禁的“铜符”，分“承、东、西、北”四个字号，“西”字号只能进出长安右门。

于是王将军启钥开门，“贵姓？”他问。

“梁。”

“看样子，梁公公是从前方来。”王将军突然喜动颜色，“想来御驾亲征，马到成功，梁公公是来报捷的？”

不问还好，一问只见梁太监颜色大变，双泪交流，终于掩面失声；王将军与叉刀手面面相觑，脸色也都变得阴沉了。

“王将军，”梁太监拿手背揩拭着眼泪说，“你快带我到内阁去。”

这是快不了的事，内阁大堂在紫禁城东南角，重重宫门，处处请钥，到得内阁，一轮圆月，已将西下了。

“老爷、老爷，有紧急军情。”

在内阁值宿的兵部侍郎于谦，被推醒了；定一定神问他的伴当于成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有紧急军情。”于成答说，“是个姓梁的公公报来的。”

于谦的一颗心，顿时往下一沉；紧急军情而由太监报来，大告不妙。“请梁太监进来！”他连靴子都顾不得着，随手披了件衣服，赤足迎了出来。

“于大人，”泪流满面的梁太监声音发抖，“万岁爷落在也先手里了！”

于谦大吃一惊，急急问说：“在什么地方？王司礼呢？”

“在土木堡；王司礼死在乱兵当中了。”

这是指掌司礼监王振，权势之盛，为汉朝十常侍以来所未有；

二十三岁的皇帝尊称之为“先生”而不名，不仅言听计从，而且情如父子。一个月以前，蒙古瓦剌部落的首长也先，入寇大同；王振以皇帝的名义，下诏亲征，命皇帝唯一的胞弟郕王留守。文武百官由吏部尚书王直领头谏劝，王振不听；诏下五日，领京营兵五十余万，自京师出发，勋臣外戚、宰相、尚侍、翰林言官，扈从过半，几于倾国而出，而不过一个月的工夫，竟会“一败涂地”！

“一败涂地到什么地步呢？”

“死的人不知其数。”梁太监忽然变得兴奋起来，“在万岁爷身边服侍的人，有一个浑身中箭，像只刺猬；万岁爷丝毫无伤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于大人，你看圣旨。”

听说“圣旨”二字，于谦急忙站了起来；命于成取来衣冠，穿戴好了，方始面北而跪，捧着梁太监贴身所藏、污水浸润、皱得不成样子的一张纸，细细辨读。

只看了头一句“急谕怀来守臣”，于谦便即问说：“是谁代笔？”

“锦衣校尉袁彬。”梁太监答说，“万岁爷派我到怀来投书；那里的人说：万岁爷交代的事，他们办不了。只有把圣旨送进京来，请列位大人遵旨。”

是什么事“怀来守臣”办不了？于谦急忙往下看：“朕现居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营中，尚能以礼相视。彼辈意在金帛，望即尽力筹措巨资，火速运送前来；贻彼之望，期可脱困，切切！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、月初上时，命锦衣校尉袁彬代笔。”下面署一个“镇”字；皇帝是“祁”字辈，御名“祁镇”。

“这得赶紧处置！”

于谦站起身来，在书桌后面坐下，照内阁与司礼监行文的通例，写了一道文书，扼要叙明土木堡兵败、皇帝蒙尘，以及这道上谕的来历，请转奏皇太后，或启上监国。受文的人是资格在王振之上，而权势不及的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。

“你赶紧逐门传递，”于谦将连同上谕在内的一个封套，交给犹

在待命的王将军，“把这道文书，送交司礼监金公公。要交代清楚，不得片刻迟误。”

不久，听得深宫中隐隐传来哭声；哭声越来越高，直到黎明。

第二章

为了赎回皇帝，皇太后特命开贮藏金银宝货的“内承运库”，拣选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宝，装满了八个箱子；此外哭肿了双眼的钱皇后，亦罄其所有，包括她自海州娘家陪嫁来的首饰及金银器皿在内，装了两箱子，一起当作名为犒赏的赎金，由太常寺的提督四夷馆及行人司，各派干员，在兵部特遣的精骑护卫之下，星夜出居庸关，过怀来卫，一路打听也先的踪迹，终于在大同遇到了。

也先是前一天八月廿三，挟拥皇帝到达大同城下的。也先命袁彬与守城的都督郭登，城上城下，遥遥相语，说也先有话，只要有大批金银送来，他就可以将皇帝放回来；同时要求开城放他进去面谈。

郭登的回答是，金银没有，城亦不开。皇帝深为不悦，命袁彬传旨：“我跟郭登是至亲，何以如此见外？”

原来郭登的曾祖父名叫郭山甫，与太祖是小同乡，亦是凤阳人，精于相法；他的子女很多，独独说他的老二郭兴、老四郭英，将来会出将入相。郭兴与郭英想不出在蒙古人统治的天下，饱受歧视的汉人，如何得以出将入相？只以父亲这么说，就算妄言，亦只

好妄听。

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春天，在皇觉寺当和尚的太祖，由于定远人郭子兴起兵，而元将彻里不花不敢攻郭子兴，只以俘良民，诬以为盗而邀赏，看着祸将及身，彷徨无计，在菩萨面前卜卦问去留，哪知留既大凶，去亦不吉；因而思量：“莫非要我举大事？”这一卜居然大吉大利；太祖由此下定决心，去投郭子兴。

路过郭家，日暮术窗；郭山甫一见惊喜，太祖的面相，既丑且怪，头顶矗起，颧骨高耸，鼻尖下巴，皆往上掀，而郭山甫认为这在相法上名为“五岳朝天”，贵不可言。

“我说你们将来能够出将入相，”他向郭兴、郭英说，“就因为你们命中得遇这样一位贵人。”

于是他命两子随同太祖去投军，后来果然都因汗马功劳而封侯，一个是巩昌侯；一个是武定侯。两侯之妹亦侍太祖，封为宁妃；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崩，太祖不复立后，宁妃曾摄中宫事，直至洪武三十一年，太祖驾崩。

武定侯郭英的子女，比他的老祖宗郭子仪的七子八婿还要多，有十二子、九女，其中一子尚太祖第十二女永嘉公主；两女一配皇十五子辽王；一配皇二十四子郢王；有个孙女，也就是郭登的堂姊，为仁宗贵妃，所以皇帝说他跟郭登是至亲。

但是，郭登怕城门一开，也先乘机进攻，因而答奏：“臣奉命坚守大同，不敢擅自启闭。”

袁彬怒不可遏：“郭登，你无父无君，我跟你拼了！”说完，打算一头撞死在城墙上。

这是故意做出剧烈的举动，以激郭登；果然有效，城头放下一部软梯来，让袁彬上城。一见抱头痛哭，然后会同大同镇守太监郭敬，及逃入大同的官员一起商议，决定由郭敬捐出私财两万银子，连同库藏龙袍及其他服御等物，出城进献皇帝。郭登另具深心，回城召集勇士七十余人，密谋夺回皇帝。

第二天，京城送来的十箱珍宝到了，也先自然笑纳；但对送回皇帝一事，不置可否。到得半夜，下令拔营，带着皇帝往北走了。

安乐堂由于不断有扈从官员脱险回京，兵败的真相，逐渐明白，自七月二十出京后，第二天宿营龙虎台，军中夜惊，是不祥之兆，便有人担心出师不利；二十三日出居庸关，经怀来卫西行；二十七日抵达宣化府，连日风雨，人心惶惶，随驾诸臣，纷纷上表，请求驻蹕宣化，而王振不许。八月初一到了大同，兵士乏粮，僵尸满途；兵部尚书邝埜奏请回蹕，当然也是白说。

但是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的话，在王振认为是自己人的心腹之言，听进去了。郭敬告诉王振，也先所部，强悍无比，京营虽众，未必便能取胜。王振有些害怕了，决定回蹕；大同都督郭登跟扈从的内阁学士曹鼐与张益说：车驾应入紫荆关，往东八十里便是易州，稳健可靠。但王振是山西蔚州人，要请皇帝临幸他的故乡，以便夸耀乡里。因此原来应该往东南的行军方向，改成直指正东。

时值秋收将届，数十万大军践踏田地，哪里还有收成之可言。王振一看要挨乡人的骂了，赶紧改弦易辙，仍旧取道宣化府，就这样一耽误，警报来了。

八月十三日驾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。邝埜上奏说，此去怀来二十里，请车驾疾驱入关，以重兵殿后，可保无虞。奏上没有消息，邝埜一打听，原来王振预备带回家乡的辎重一千余辆车子，尚未到达，需要等待。

其时太师成国公朱勇带领的前锋三万人，已经跟也先交了锋，大败而溃。此是何时，不顾万乘之尊，而重千乘辎重？邝埜直叩行宫，当面奏请。

王振大怒：“你这个书呆子，懂什么军事？”他厉声呵斥，“再乱说话，杀掉你！”

“我为社稷生灵，你别拿死来吓我！”邝埜亦抗声回答，“我不

怕死。”

他虽不怕死，无奈王振不听；喝一声：“把他弄出去！”顿时有几名校尉上前，半扶半拖地将他撵出行宫。

第二天八月十四，也先已经迫近了；这时王振才发现一件非常糟糕的事，土木堡是高地，掘井深到两丈，尚不及泉，人马皆渴，而十五里外的一道河，也就是唯一的水源，已先为也先所占，怎么办？

于是思量夺围，而也先已从土木堡旁边，一处名为麻谷口口的地方入侵，都指挥郭懋守住谷口，激战终夜，到了第二天中秋佳节，居然出现转机，也先派了使者来谈和。

皇帝欣然同意，特召翰林学士曹鼐至御前写好谈和的敕书，遣派两名通事，偕同也先的使者回去复命。

就在这时，王振下令移营向怀来进发，刚刚越过壕沟，也先所部，挥舞着长刀，呼啸而至，声震山谷。又饥又渴的京营兵，丧失斗志，已非一日；争相逃命，自相践踏，尸上叠尸，血流成河。

将相大臣殉难的，除了入阁掌机务的学士曹鼐、张益以外，还有兵部尚书邝埜、户部尚书王佐；刑部侍郎丁铉、工部侍郎王永和；右副都御史邓棨；五品以下的官员，不可胜数。但突围脱险的大员，亦复不少；礼部侍郎杨善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此人字思敬，是京城中的土著；十七岁那年中了秀才，适逢“靖难之变”，以参与守城之功授官，永乐元年改为鸿胪寺序班。鸿胪寺掌管庆典朝仪，所以序班这个从九品的官职虽小，却能常近天颜；杨善长身玉立，风仪极美；音吐洪亮，举止漂亮，所以每每为成祖所瞩目，循序渐进，一直升到鸿胪寺正卿；前几年升为礼部侍郎，但仍旧兼管鸿胪寺。

死里逃生回到京城，杨善第一个要看的人是于谦，因为邝埜既已殉难，兵部便是于谦当家；明朝的兵部权重，尚书别名“本兵”，

既理军政，亦掌军令，“本兵行边”，遇有不称职守的将帅，可以就地撤换。如今六师倾覆，大敌当前，长驱而入，直扑根本之地，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；于谦的责任极重，杨善觉得有将在前方的所见所闻告诉他的必要。

这一夕深谈，使得于谦知己知彼，获益匪浅。但谈到王振的跋扈妄行，于谦忍不住发问：“他人还则罢了，莫非英公亦不能制他？”

“英公”指英国公张辅，他的父亲叫张玉，在元朝便是军政最高长官的“枢密知院”，元亡以后，在沙漠中待了十八年，归顺明朝，从五品的副千户干起，逐渐变成燕王麾下的大将。燕王得以成大事，文的靠做了和尚的姚广孝；武的便靠张玉，不幸中道捐躯，阵亡在山东东昌府，年五十八岁，燕王痛极而泣，即位后追赠张玉为荣国公；仁宗洪熙元年加封为河间王，张辅便是他的长子。

但张辅之贵，是靠他自己的战功；燕王即位为帝后，封侯安伯；永乐三年进封为新城侯；四征交趾，进封英国公。仁宗即位掌中军都督府事，加官“太师”，威震中外；这样一位四朝元老，对王振竟不能发生制衡的作用，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“英公之不能制王振，已非一日之事；倘或能制，根本就不会有这一次的‘北狩’了。”北狩是皇帝亲征，连番不利以后，才流行起来的名词；杨善唤着于谦的别号又说：“廷益，你要想到，英公的独子才九岁。”

于谦憬然而悟；张辅这年七十五岁，一子早经夭折，直到六十七岁，他的侍姬方又为他生子，单名为“懋”，懋字有多种解释，张辅取“懋而允怀”之义，表示喜悦；这也是可想而知的。

因此，可以推断张辅这几年能制王振而无所作为，是想到年逾古稀，去日无多，而独子方幼，如果与王振结了怨，怕他将来会报复。这使得于谦想到了杨士奇的往事，不由得长叹了。

“唉，朝廷柱石都以家累而累国，若非杨文员跟英公养痾贻患，

何至于有今日！”

杨善将他的话细想了一会，方始明白。自永乐以来，号称“三杨”的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，历事四朝，贤相当权，国泰民安；宣德十年正月，宣宗驾崩，九岁的皇帝即位，王振越过他的前辈金英，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，日形跋扈。其时训政的是太皇太后——仁宗皇后张氏，有一天御便殿召见英国公张辅，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，礼部尚书胡，向侍立在旁的小皇帝说道：“这五个人是先朝所留给你的，凡事你要跟他们商量；他们不赞成，你就不能办。记住没有？”

皇帝跪下来答一声：“记住了。”

接着，宣召王振；等他一跪下来，太皇太后脸上立即如笼秋霜，“你侍奉皇帝，种种不法！”她断然说道，“赐死！”

“死”字出口，“宫正司”的女官，双双以白刃加颈；王振魂飞天外，以眼色向皇帝乞援。

于是小皇帝向祖母下跪求情；皇帝一跪，五大臣自然亦都跪了下来。

太皇太后看着他们说道：“皇帝还小，哪知道这些人会替国家带来极大的祸害？”接着训诫王振：“我看在皇帝跟大臣的分上，今天饶了你。此后不准干预国事。”

话虽如此，由于制度使然，干预国事是避免不了的；不过有三杨在，不敢为非作歹而已。如是一两年以后，王振向三杨说道：“国家大事，全靠三位老先生，不过三位老先生，也高年倦勤了，以后该怎么办？”

“身为老臣，”杨士奇答说，“自然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“噫，老先生，你怎么说这话？”杨荣接口，“我辈已老，无能为力，应该以人事君。”

王振正要他如此说，第二天就荐了四个人入阁：曹鼐、黄衷、陈循、高谷，都是进士出身，陈循且是状元。

既言“以人事君”，即不能不同意王振的举荐。阁臣七员、三杨势孤；杨士奇因而埋怨杨荣，而他另有说法。

“王振讨厌我们，我们就算能撑下去，他能甘心吗？一旦夜半宫门出片纸，命某某人入阁，我们能抗旨吗？倒不如现在让他举荐，还不敢援引小人。这四个到底是我辈中人，何碍？”

杨士奇这才明白他的深意，颇以为然。到得正统五年，杨荣请假回福建扫墓，归途在杭州病歿，得年七十。又不久，杨士奇请假回籍，王振唆使言官动手；原来杨士奇的长子杨稷，曾经仗势杀人，言官翻案弹劾，阁议不加法办，只以弹章封寄杨士奇；但言官复又列举杨稷横行不法的罪状几十件之多，内阁无法庇护，拿交大理寺拘系，暂且不审，皇帝且特为下诏安慰杨士奇。这一来，杨士奇自觉无颜还朝，一直不肯销假；杨溥益觉势孤，而其余阁臣都是后进，无力与王振对抗；到正统七年太皇太后驾崩，王振随即将太祖所立，置于宫门，上铸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犯者斩”十一字的一块铁牌，悄悄盗走了。如果有杨士奇在，王振不敢这么做。这就是于谦所以发“朝廷柱石，以家累而累国”的感慨的缘故。